



高麗史

世家

十六

伊6  
2809  
16



特  
2809  
16



未辛

世家卷第二十七

高麗史二十七

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教修

元宗三

十二年春正月己巳削孔愉安世貞職又以  
阿海畏縮不救遣將軍印公秀如蒙古以奏  
帝免阿海職召還 庚午門下侍中李藏用  
叅知政事崔瑛坐與謀林衍廢立免 朴天  
樹至珍島賊迎致碧波亭宴慰之潛遣兵船

二十艘掠官軍奪一艘殺九十餘人 辛未  
以茶立叔父僕射致仕洪百壽爲樞密院副  
使致仕 丙子不花孟祺等還王使樞密院  
使金鍊伴行仍請婚表略曰臣頃當親覲之  
時深沐至慈之眷覬將嫡嗣升配皇支尋蒙  
領許於結禱誠適我願却諭言還而就陸更  
請斯來自聞天語之丁寧曷極臣心之慶抃  
旣還歸於本國方徙處於古都而今世子復  
詣於天庭以告端由時則新居曾未遑於營

緝即於睿鑑恐將謂之遽忙以此稽留未能  
敷奏伏望俾諧親好於附疏求固恩榮於庇  
本又奏云詔旨所諭發遣南宋船事頃當承  
問對以嘗有宋商船往返距今十年未曾見  
來適於年前有一船到于我境小邦執事慮  
於睿鑑將謂從前絡繹往來而敢匿其情不  
以實陳議欲送還而臣不即禁沮以至無狀  
伏冀聖慈其日本歲貢事一如前次表奏詔  
旨所諭爭先自效願赴事功之人此殆是小

邦之有宿憾者圖欲買恩於上國而生事于此土耳其伏冀聖慈自今凡事一委小邦以觀其效其詔云若輩小人於卿猶擅廢立況此後於卿子孫豈肯盡心輔佐仰承諭旨益感聖恩其首謀廢立事侍中李藏用叅知政事崔瑛已皆黜職時蒙古中書省請於高麗置屯田經略司王寄書中書省曰竊聞有人請於小邦置屯田未知信否小邦自林衍逆命王師問罪時有不軌之人妄自疑懼遂構亂

而南下又有宿憾於小邦者幸其本國之有難因利乘便方小邦去水就陸之時放兵大掠由是中外嗷嗷愁怨今又因逆賊之未除王師猶在於南鄙小邦人民外則勞於逐賊攻討之事內則困於兵馬資糧之費而內外蓄積去年爲逆賊偷掠無遺粗得出居臣民其將保喘供職難矣而此輩人有是請蓋嘗扣于去年亦欲東來名爲屯田而實欲殘害乃以小邦之所難堪者多般乞請萬一朝廷

高麗史卷三十一  
三  
聽從其言則彼必恣行侵害靡所不至小邦  
人民殆無孑遺矣小邦今已欽奉詔旨所論  
資糧事已差遣諸道勸農使盡力措辦伏望  
諸相公善爲敷奏以遏奸人屯田之請初郎  
將李瑛逃入蒙古奏曰本國有司天監伍允  
孚能曉天文郎將金希牧手能裂石帝因不  
花之來召之王命皆遣之 已卯蒙古遣日  
本國信使秘書監趙良弼及忽林赤王國昌  
洪茶立等四十人來詔曰朕惟日本自普通

好中國又與卿國地相密邇故嘗詔卿道達  
去使講信修睦爲渠疆吏所梗不獲明諭朕  
意後以林衍之故不暇及今旣輯爾家復遣  
趙良弼充國信使期于必達仍以忽林赤王  
國昌洪茶立將兵送抵海上比國信使還姑  
令金州等處屯住所需糧餉卿專委官赴彼  
逐近供給鳩集船艦待於金州無致稽緩匱  
乏王迎詔于郊茶立見王不拜又出示中書  
省牒曰據洪茶立告說父洪福源欽奉累朝

聖旨王國有父母兄弟親屬曾教取發今有  
叔父洪百壽等五戶尚未曾得今欽奉聖旨  
洪百壽等并取發來 壬午趙良弼請與倖  
臣康允紹偕行王不得已從之 丙戌朴天  
澍還自珍島賊勒留伴行客使杜負外以詔  
還附天澍曰此詔非諭我也不敢受荅國書  
曰惟命是從 密城郡人方甫桂年朴平朴  
公朴慶純慶祺等嘯聚郡人將應珍島乃殺  
副使李頤遂稱攻國兵馬使移牒郡縣遣其

黨殺清道監務林宗一作崔良梓清道郡人詐降  
飲以酒醉而殲之時密城人趙阡爲一善縣  
令賊召阡約與同叛阡從之尋聞其黨殲於  
清道乃與郡人孫逸謀殺賊魁按察使李敖  
一作李淑真與金州防禦使金暄慶州判官嚴守  
安領兵奄至阡等斬方甫等降賊遂平 丁  
亥流前平章事柳敬于哀島 己丑遣朴天  
澍如蒙古 癸巳官奴崇謙功德等聚其徒  
謀殺達魯花赤及國中在位者往投珍島隊

正宋思均告變王命將軍崔文本曹子一鞠  
之俄而祗候辛佐宣見閭巷七八人偶語奔  
告于王曰事急矣時日將暮宰樞及承宣重  
房內侍茶房相顧失色計無所出王遣知樞  
密院事李玄原上將軍鄭子璵請救於脫朶  
兒脫朶兒與洪茶立等會宰樞捕崇謙等十  
餘人按問皆服 二月乙未朔崇謙等四人  
棄市餘悉釋之拜宋思均攝別將賜銀瓶羅  
絹等物 已亥遣上將軍鄭子璵如蒙古告

方甫崇謙之亂 辛丑窄梁防戍蒙古兵入  
大部島侵奪居民甚怨之大部人間崇謙  
等起遂殺蒙古六人以叛水州副使安悅率  
兵討平之進悅秩五品 癸卯都兵馬使言  
近因兵興倉庫虛竭百官祿俸不給無以勸  
士請於京畿八縣隨品給祿科田從之 自  
權臣誅夷諸王及寵臣李玄原康允紹李汾  
禧金自貞李汾成等爭先請王受其田園至  
是宰樞又請收之悉屬迎送庫以充國用王

大怒欲罪先發言者勅問堂吏崔承的對曰  
廟議皆如是臣不知先發言者 三別抄寇  
長興府兆陽縣虜掠甚衆焚燒戰艦防禦都  
領陳井素業儒者自募從軍沉湎酒色不修  
武備故敗 丁未忠清道按察使洪子藩交  
州道按察使盧文佐等復命王親問民間疾  
苦 戊申燃燈王如奉恩寺會楮市橋邊民  
家三百餘戶火乃除燃燈伎樂但謁太祖真  
殿 辛亥脫朶兒告王曰我兵之戍南方者

侵掠州郡民不聊生宜遣使安撫於是遣張  
鎰于慶尚道朱悅于全羅道郭汝弼于忠清  
道 乙卯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遣將軍印  
公秀寶城千戶等如蒙古請罷屯田表曰今  
聞上朝發遣種田軍人茲事非敢有辭於違  
拒但小邦蓄積方就陸時悉爲逆賊攘奪又  
因供億王師罄盡無餘時則留屯軍馬所須  
亦於中外人民家斂戶收甚爲艱難設有種  
田軍又至則農糧既乏於此時穀種更求於



高麗史卷二十一  
何處乃如耕牛元來不畜况城中居民鮮有畜使者當索於外邑然小邦忠清全羅道方困討賊徵索未便唯慶尚道儻可得致斯亦不多耳然則上供之事豈唯難於成辦東作之師亦懼懼於歉艱擬令世子權攝國事凡小邦情狀筆所未到者近當三月跨馬躬自朝于天陛一皆敷奏惟是賤介之陳論冀垂憐察 丙辰右副承宣洪文系辭以洪子藩代之 命有司歛銀布于百官有差以充親

朝之費 庚申以朴之亮爲水路防護使率兵赴慶尚道 是月脫朶兒爲子求婦必於相門凡有女者懼競先納壻國家記宰相兩三家使自擇焉脫朶兒選姿色欲聘金鍊女其家已納預壻其壻懼而出鍊時入朝未還其家請待以成禮不聽國俗納年幼者養于家待年謂之預壻 三月丙寅蒙古遣忻都及史樞等代阿海詔曰朕嘗遣信使通諭日本不謂執迷固閉難以善言開諭此卿所知

今將經略於彼勅有司發卒屯田用爲進取  
之計庶免爾國他日轉輸之弊仍復遣使持  
書先示招懷卿其悉心盡慮裨贊方略期於  
有成以稱朕意又中書省移文曰欽奉帝旨  
以忻都史樞行經略司於鳳州等處營軍屯  
田所有屯田牛六千頭除東京等處起遣一  
半餘三千頭今經略司受直王國和市外農  
器種子芻秣之類及接秋軍糧一就供給無  
致闕乏 己巳東界安集使報襄州民張世

金世等謀殺守令及吏士事覺伏誅其餘黨  
天瑞等潛投古和州趙暉請兵四百餘人猝  
入襄州誣以謀率人民徙居海島驅掠知州  
及吏民千餘人分載三船而去 壬申三別  
抄寇合浦執監務而去 癸酉鳳州經略司  
以絹一萬二千三百五十匹來市農牛 甲  
戌移御南山宮 丁丑蒙古中書省移文禁  
國人貿易上國兵器及馬 壬午樞密使金  
鍊還自蒙古帝聞崇謙方甫等謀叛凡所奏

陳皆不允 甲申三別抄寇東萊郡 癸巳  
蒙古斷事官沈渾來索軍糧 召還柳啟俞  
千遇 印公秀還自蒙古帝答詔曰王所奏  
陳朕悉知之嚮王在國中猶有姦人生事今  
叛人未靖王不可來朝於是悉還百官所納  
銀布 是月遣殿中監郭汝弼如蒙古陳情  
表略曰天使忻都史樞至聖旨所諭日本事  
小邦今方去水就陸蓋欲悉心供職其私日  
本而有以庇護者寧有是理但其俗頑癡莫

甚慮當使臣之入也接遇容有不謹今又聖  
勅嚴厲兢惶失措庶將敬稟使臣之指揮期  
於有成又承中書省牒鳳州屯田農牛農器  
種子軍糧等事若乃農牛如前表奏小邦京  
中鮮有畜使者外方農民雖產之饒者畜養  
亦不過一二頭貧者多以耒耕或相賃牛而  
使之今外方牛畜悉因全羅道糧餉轉輸以  
至飢困損失者大半農器則小邦人民元來  
未有贍庀者此皆雖不得如數併當隨力供

言夏曆卷二十一  
辨種子則百姓趁年耕作以修貢賦用其餘  
以爲糧料稍存若干斗斛以備明年耕種以  
故雖或戶斂殆是不多碩耳軍糧則大軍之  
後小邦元來蓄積除逆賊攘奪外悉因供億  
留屯軍馬及追討軍馬罄竭無餘中外臣民  
徵斂者累度猶不連續且又汎計種子芻秣  
接秋軍糧凡幾萬碩此則何從而致之耶况  
今逆賊日益蔓衍侵及慶尚道金州密城加  
又掠取南海彰善巨濟合浦珍島等處至於

濱海部落悉皆慟奪以故凡所徵斂難於應  
副而慶尚全羅貢賦皆未得陸輸必以水運  
今逆賊據於珍島茲乃水程之咽喉使往來  
船楫不得過行其軍糧牛料種子雖欲徵斂  
致之無路然不敢違命當以力盡爲限但念  
所謂農器農牛穀種糧料則斯皆百姓之資  
生如盡奪而供給迺此三韓之遺噍實荐飢  
以耗淪愚情憫望之在茲睿鑑裁量之何似  
夏四月丙申分遣諸道農務別監催納農

辦種子則百姓趁年畊作以修貢賦用其餘以爲糧料稍存若干斗斛以備明年耕種以故雖或戶歛殆是不多碩耳軍糧則大軍之後小邦元來蓄積除逆賊攘奪外悉因供億留屯軍馬及追討軍馬罄竭無餘中外臣民徵歛者累度猶不連續且又汎計種子芻秣接秋軍糧凡幾萬碩此則何從而致之耶况今逆賊日益蔓衍侵及慶尚道金州密城加又掠取南海彰善巨濟合浦珍島等處至於

濱海部落悉皆恟奪以故凡所徵歛難於應副而慶尚全羅貢賦皆未得陸輸必以水運今逆賊據於珍島茲乃水程之咽喉使往來船楫不得過行其軍糧牛料種子雖欲徵歛致之無路然不敢違命當以力盡爲限但念所謂農器農牛穀種糧料則斯皆百姓之資生如盡奪而供給迺此三韓之遺噍實存飢以耗淪愚情憫望之在茲睿鑑裁量之何似  
夏四月丙申分遣諸道農務別監催納農

牛農器于黃鳳州 庚子或告達魯花赤脫  
朶兒曰本國之俗以四月八日觀燈竊聞有  
人欲因此作亂脫朶兒信之出舍城外數日  
不還 辛丑三別抄寇金州防護將軍朴保  
與別抄皆奔入山城賊縱火剽掠而去 壬  
寅賜靈光副使金湏妻米十斛以表湏戰亡  
之忠 丁未追討使金方慶報珍島賊使人  
告忻都曰有密議請官人暫臨小島忻都曰  
我不受帝命何敢入賊又請具酒餼來饋乃

許之 忻都奏帝曰叛臣裴仲孫稽留使命  
負固不服乞與忽林赤王國昌分道追討帝  
從之 壬子蒙古遣永寧公縉之子熙雍等  
二人領兵四百來討珍島 乙卯脫朶兒承  
帝旨與宰樞斬唐城人洪澤杖其黨洪均庇  
等充驛吏治殺宰梁防戍軍之罪也 丁巳  
蒙古遣周夫介來詔曰據忻都白羊奏請添  
遣軍馬比及暑雨前討平逆賊朕以爲暑雨  
之前軍馬未能到彼卿宜於旁近簽軍六千

人分附攻取珍島若事早畢於卿百姓便益  
中書省移文曰珍島賊黨虜掠官民陷沒諸  
島三十餘所其力漸盛明見虛行調發不肯  
實心投拜便合急攻以除巨害若至暑雨時  
節卒難收取除珍島邊見有兵船二百六十  
艘今本國添發兵船一百四十艘更乞增兵  
并力攻賊其合用軍餉什物委官盡力供頓  
毋致失誤 是月斷事官沈渾還上表略曰  
前次使臣忻都等奉傳聖旨諭以屯田事此

蓋皇帝矜恤小邦將省軍糧芻秣之供給今  
就小邦和市農牛三千茲事雖不受直皇帝  
有命敢不盡力供辦况送官絹以充其直感  
戴悉深經略使史樞與忽林赤趙良弼王國  
昌洪茶立等議農牛農器種子必定其成數  
多般詰責茲用約以農牛一千一十頭農器  
一千三百事種子一千五百碩尋委中外當  
及農時又於今年內續後須索僅可得農牛  
九百九十頭以定其數使臣沈渾繼至復諭

之以農牛等事竊念向件元約數外農牛農器之今未足辦者漸次當依元數其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受飢噫此百姓皆是皇帝之百姓迺此農牛農器種子一皆收奪使失其業則恐百姓決定飢死其又在此者役煩力竭不堪困苦而從逆賊者靡有歉艱則焉知愚民有所貳於彼哉聖鑑若知如此必曰何不揆力陳實早達宸府使我百姓至於此極然則誰當任其責茲用昧死庶幾一

曉于哀悼 五月癸亥朔洪茶立領兵討珍島 是日脫朶兒與宰樞閱兵于郊凡五百餘人其都領指諭給馬人一匹軍卒每十人給馬一匹及行軍卒多掠取行人馬脫朶兒問曰宰樞子弟有從軍者乎荅云無脫朶兒乃令宰樞各出馬給軍官甲子加發京軍又調忠清慶尚道軍以濟師 乙丑親醮三界于本闕 壬申邊亮李守深等領舟師三百討珍島 乙亥門下平章事金佺卒 丙子



周夫介還王遣使伴行上表陳謝略曰推仁恤難於下藩意存除害易帥揚威於南島命促赴功臣方出古都忽遭頑賊豕涉波而竊地塘拒轍以欺天閹略無良既經年而莫制舟師已老徒曠日以相持豈意陛下尋選將以代之又遣周夫介諭臣以比及靈熱已前當於側近軍民起發六千人分附攻取仰窺明訓深感至恩於是委諸中外依數調發亟令進討 丁丑金方慶忻都茶丘熙雍等率

三軍討珍島大破之斬僞王承化侯溫賊將金通精率餘眾竄入耽羅 庚寅監試放榜蒙使趙良弼焦天翼等往觀之曰真盛事也吾等聞之久矣今得見之其於亂離不墜文風如此良可嘉也 遣上將軍鄭子璵如蒙古謝平賊仍奏曰賊船頗有逋漏者禍燼尚存且逆賊妻息族類甘伏其辜但大小人民先出古都其父母親屬奴婢被賊劫掠者今復爲官軍所獲盡歸上朝伏望聖慈敦諭將

師悉令復舊 六月甲午王如奉恩寺 丙申蒙古遣斷事官只必哥等六人來詔曰卿嚮遣印公秀奏曰小邦蓄積就陸之日悉爲逆賊攘奪又因供億王師罄盡無餘歛及中外臣民甚爲艱窘而又耕牛不畜難於徵索乃勅有司前往體問卿方上表謂軍馬接秋糧餉限以力盡不令受飢屯田農牛農器等漸次當依元數則前奏豈非虛妄且匹夫一言不誠尚恐不爲人所信卿一國臣民之主

數奏不實可乎爾後慎勿如此卿又云吾之民亦是皇帝之民也使其失業不堪勞苦則恐有貳於盜賊若不揆力陳實早達于宸所以至困窮誰任其責蓋由爾國不逞之人肆爲叛逆以致軍民之勞旣爲一家初無內外之間如撫定之後豈坐視人民困苦而不加恤哉尚體至仁益殫誠赤中書省移文曰宣使沈渾回賈表文曰襄州天瑞等縛打官負詐稱謀入水內據取納官之辭悉剃頭驅虜

高麗史卷之十一 十六  
百姓入古和州欽奉聖旨差官前去取問并  
王京避役犯罪之人多竄于西京亦令差去  
使臣徇問是實分付王國請各差官一同取  
問又曰聞前大卿昉能治人手足疾可速  
遣來昉素無行義坐法免廢錮累年聞帝有  
足疾見達魯花赤沈渾妄言能醫術渾信之  
遣于帝而召之授尚書左丞以遣之 己亥  
遣世子諶入質于蒙古尚書右丞宋玠軍器  
監薛公儉戶部郎中金愔等二十人從之又

命樞密院副使李昌慶調護其行表奏云自  
臣至于輔相欲令子弟相適入侍而先遣世  
子與衣冠胤胄二十人衙內職負百人進詣  
丁未王受菩薩戒于內殿 戊申只必哥  
還上表略曰小邦元來蓄積悉爲逆賊所攘  
粗有所遺供給年前大軍後又以供留屯軍  
馬殫竭無餘收斂內外臣民至于累度猶不  
能繼且聞儉人有言小邦尚有軍糧多蓄請  
使臣審閱內外驗其實否亦不聽今下詔云

數奏不實慎勿復爲及斯言之聆稟無所惜以震惶其糧料之有無漸當採實又報中書省曰前此小邦避役犯罪而逋逃者表奏乞令推究皇帝聖慈特遣斷事官只必哥就鞫時有李黃秀乃逆臣林衍妻姪與衍同謀廢立又與惟茂謀拒王師不出古都陪臣洪文系宋松禮等誅惟茂流黃秀于珍島後以三別抄向其地徙黃秀拘于羅州黃秀自獄中解鎖而逃走入上國今年隨洪茶立以來恣

意肆惡奪人田民及攻珍島驅掠男女百餘人攘奪衣服百五十餘件及米麥又奪戰艦仍脅船軍蒿工等滿載而還其罪惡當置於法第緣投托官軍不敢致詰徒自腐心會有斷事官只必哥與脫朶兒推究其罪一皆自首然未敢自斷上奏宸聽以俟帝命伏望丞相閣下善爲敷奏斷罪鑑戒諸人遂遣大將軍郭汝弼國子博士魏文愷偕只必哥往西京推究逃民 乙卯蒙古遣必闡赤黑狗李

高麗史卷二十七 十八  
樞等七人來索宮室之材又以省旨求金漆  
青藤八郎虫榷木奴台木烏梅華梨藤席等  
物王報中書省曰今奉省旨云王國未平聖  
慮憐憫今歲朝幣不須進奉所用金漆良多  
今遣必闍赤往取竊念小邦所貯金漆就陸  
時散盡且其所產南方海島比爲逆賊往來  
之所當更乘閒往取奉獻先將所有十缸以  
進其瀝汁之匠當就產地徵來起遣又黑狗  
口宣榷木土人謂之白木問其產地於樞則

云昇天府之今要島也其青藤八郎虫亦出  
於此又於珍島南海等處皆產焉其榷實桐  
栢實亦產此地距王京千餘里難以立致樞  
不自往見而返茲與達魯花赤並差人視其  
有無待還具奏先以收取色狀榷木若干片  
奉獻八郎虫則樞初言產於喬桐郡今使人  
往取則無有也又云出於今要島當復遣人  
就審其奴台木海竹冬栢竹篔輒隨所有以  
進烏梅華梨藤席元非所產昔於西宋商舶

得之粗有若干並此進奉 秋七月丙寅只必哥至西京而還時古和州趙暉自蒙古來以詔授只必哥曰襄州人實自納款于上朝非我驅迫其民也吾以此奏于帝受詔而來只必哥推刷西京逃民而來西京又欲割西海道銀波莊三進江爲屬縣王又報中書省曰銀波莊三進江本西海道所屬今西京人托言頭輦哥國王來在西京時已籍兩處人民是其妄言明矣年前頭輦哥班師至今年

正月十五日有西京百戶福大始至其處脅其人民而開剽則時有先後理有曲直伏冀一依帝命使彼人民悉復屬款 八月壬辰朔日食 丙辰門下侍郎平章事蔡植卒 丁巳蒙古吐蕃僧四人來王出迎于宣義門外 是月鄭子璵還自蒙古中書省移文曰今奉聖旨自江華島爲賊人驅去百姓其父母妻子許令相認復舊除賊人家屬奴婢分給戰士外據珍島元有百姓俱教家屬圓聚

明白分付本國仍將珍島百姓起移王京附近之地耕種安業王乃諭元帥忻都令還脅從者忻都不聽王遣印公秀如蒙古復奏云逆賊所脅無罪之民父母子女夫妻既蒙聖恩聽還本國舉國感激咸望更生今官軍乃謂所脅之民祖孫舅甥叔姪兄弟姊妹及奴婢聖旨不錄略不容釋向件被執之民相與號跳哭泣而相告曰不曾表請珍島之民憫其無罪皆許復舊吾屬何罪獨不放釋伏望

聖慈更下明勅咸使復舊又上中書省書云伏蒙諸公咸賜矜憐導宣聖澤逆賊之民許令復舊舉國感仰然其脅從臣民親屬方離亂時或有來此或有往彼抑因事故未得徑出而舉族遇脅者今官軍皆以爲逆賊之類不許放歸輒於聖旨未降前分取人物各自散住於全羅慶尚王京黃鳳州等處或相爭匿於旁近或先潛送于上朝雖有親戚不得相見何由識認或自別島他邑入珍島而見

獲者或官軍分往別島他邑而驅捉者名雖  
棟給其實不曾圓聚一處窮詰許放又若奴  
婢各從其主者也當其主順命就陸乃因打  
疊家產而還江華者悉被驅去今皆分執同  
于逆賊之屬則蒙聖恩而復舊者幾何且珍  
島百姓之家屬元不申請而猶許放免自江  
華順命出陸臣民家屬尤所矜憐而未免拘  
繫雨露之澤始優渥而今也漸希籠檻之囚  
初權呼而卒乃啜泣良可矜哀伏望僉垂惻

棟  
棟

隱善爲敷奏無辜之民悉令還本又上陳情  
表略曰切以小邦元來倉庫所蓄既薄自年  
前出來上朝軍馬至今留屯初以百官俸粟  
供給而不足繼歛兩班百姓之戶者至于四  
五度今接秋中外所供軍馬料以上朝碩數  
之則無慮十五餘萬始則耐忍艱苦今則絕  
不能輸納今有追討使金方慶報云界內百  
姓皆食草實木葉雖有徵索勢無可爲者且  
見今官軍六千而科施亦則不得細諳其數



高麗史卷二十七 二十二  
多少外有官人扎撒赤首領官今史并官軍家屬及其兄弟迤番往來者悉令給料至乃攻破珍島後驅掠人物亦令給糧今計正軍六千人所帶馬以一人三匹爲計則凡一萬八千匹一匹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二月則當用上朝碩十三萬五千而本國碩則二十七萬矣加以四千農牛料一首日支五升自十月至明年三月以上朝碩計之三萬六千本國碩則七萬二千然則小邦百姓飢

支八支

困固不假恤官軍所須亦必匱乏欲陳情實則恐有繻縫之責姑忍稽留則事勢至於窘急伏望曲賜矜憐許令蠶蠹之遺黎獲保繇繇之餘喘 九月庚午宰樞與脫朶兒往忻都屯所烏山請還逆賊外人民忻都堅執不許脫朶兒稱聖旨力詰稍令揀出 丙戌幸王輪寺 冬十月丁酉赦曰朕以涼德臨莅三韓十有二載今者復都舊京庶欲萬世延基而災變連年朕心兢省欲以恩宥覃及中

外斬絞二罪以下咸赦除之成濟州戰死將軍高汝霖靈光副使金須及從討逆賊京外別抄之子超資賞職無子者復其父母及妻其自賊中歸順人有職者還職田軍人還田丁雜類人從願特加優恤其從賊之後賊平之後潛還鄉里者亦各勿問俾安其業將軍玄文奕妻直學鄭文鑑妻投水亡身不爲賊所污節義可尚宜超等封贈官其子孫已亥王以天變設金剛法席於內殿 達魯花

赤脫朶兒卒脫朶兒沉重寬厚撫恤人民聽斷明白未嘗枉法王亦甚重之及疾作國醫進藥脫朶兒却之曰我病殆不起若飲此而死則讒構爾國者必曰高麗毒之遂不飲而卒國人惜之 辛丑李昌慶還自蒙古帝許世子婚 壬寅設消灾道場于本闕 甲辰副達魯花赤焦天翼曰兵器不可畜於私家收國人攻珍島兵仗悉輸于益州屯所 十一月甲子親醮太一于本闕 癸未遣李昌

慶文宣烈如蒙古賀正仍謝許世子婚且奏  
云逆賊餘種逋入濟州橫行於諸島浦淑聞  
慮將復出陸地乞令殄滅又上書中書省請  
還我國逋逃人口 丙戌追討使金方慶還  
以功加守太尉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二月  
甲午忻都自鳳州來詰王曰軍馬多飢斃糧  
料不繼何也忻都以此籍口而其實聽讒欲  
覘國中也於是宥司督輸軍糧道路悠遠人  
皆苦之金方慶請移屯益白州 己亥蒙古

遣使告建國號曰大元 癸卯親設消災道  
場于本闕 丙午忻都使人來言馬飢多死  
難移益州於是有司更督科斂時國家府庫  
匱竭供給不支經略司報于元曰兩差使人  
催取糧料寂無輸轉牛馬羸瘦僵仆者十二  
三即將先到種子四百餘碩支給飼秣尋復  
盡死者又供運不繼恐牛馬盡斃有誤春作  
元又移牒督之 丁未忻都移屯益白州  
己未盜竊除授大寶

十三年春正月庚申朔白羊至自南甲子北  
還珍島士女被擄而去者甚多 丁丑趙良  
弼還自日本遣書狀官張鐸率日本使十二  
人如元王遣譯語郎將白瑯表賀曰盛化旁  
流遐及日生之域殊方率服悉欣天覆之私  
惟彼倭人處于鯨海宣撫使趙良弼以辛酉  
九月到金州境裝舟放洋而往是年正月十  
三日偕日本使佐一十二人還到合浦縣界  
則此誠由聖德之懷綏彼則嚮皇風而慕順

一朝涉海始修爾職而來萬里瞻天曷極臣  
心之喜茲馳賤介仰賀宸庭 辛巳元移鳳  
州屯田于益白州 分遣程驛蘇復別監于  
諸道 甲申遣齊安侯淑樞密院副使宋松  
禮如元賀建國號表曰三百有旬之成歲功  
自正朝而為始六十餘卦之備易道從乾象  
以起初一言以興四德之長惟萬國之攸戴  
在百王以莫高猗歟允正其名屬我大明之  
代鳳傳景詔喜不外於海東燕賀誠心庶得

先於天下 丁亥門下侍中李藏用卒 三  
月己亥世子諶至自元帝遣斷事官不花馬  
絳等偕來中書省牒曰據世子諶云吾父子  
相繼朝覲特蒙恩宥小邦人民得保遺噍感  
戴之誠言不可既諶連年入覲每荷皇恩區  
區之忠益切致効惟彼日本未蒙聖化故發  
詔使繼耀軍容戰艦兵糧方在所須儻以此  
事委臣庶幾勉盡心力小助王師都省奏奉  
聖旨教世子親自去者教尚書省馬郎中做

伴當去者時世子久留燕京從者皆愁思東  
歸勸世子以東征事請帝而還薛仁儉金帛  
等不可曰世子在此將以衛社稷也今請此  
事以還則如本國何世子寢之會林惟幹聞  
之欲假此先請東還復収所沒田民財寶世  
子知之不得已請于帝國人見世子辮髮胡  
服皆歎息至有泣者 壬寅宴不花馬絳  
癸卯燃燈王如奉恩寺 大風環餅洞里百  
餘戶火 甲辰置戰艦兵糧都監又置鈿函

造成都監以皇后欲盛藏經而求之也 壬  
子以洪文系爲樞密院副使 戊午元遣使  
于鹽白州相移屯之地 三月丁卯以琴熏  
爲濟州逆賊招諭使 庚午元中書省遣嶽  
山李珪與李樞來索大木 癸酉分遣指揮  
使于諸道 三別抄餘黨寇會寧郡掠漕船  
四艘 戊寅地震 丙戌大廟成奉安九室  
主 夏四月己丑雨雹 庚寅日本使還自  
元張鐸伴來宣帝命曰譯語別將徐偁校尉

金貯使日本有功宜加大職於是拜偁爲將  
軍貯爲郎將 甲午遣御史康之邵護日本  
使還其國 戊戌殞霜 癸卯元遣李益爲  
達魯花赤王迎于城外 庚戌設消災道場  
于本闕 甲寅太白經天 丙辰以旱雩  
丁巳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請減軍料表  
曰近承省旨據鹽白州等軍奏請今每軍一  
名添支糧一斛每月通支四斛小邦元來百  
姓凋殘不得力農自家朝夕猶且難給况出

水以來軍馬糧料急於中外收斂甚艱而前  
年四月斷事官沈渾至聽儉言苛責甚厲謂  
須無致闕乏而今表奏云限以力盡不令受  
飢不敢違忤復於中外徵索到底用以供給  
然此亦約限年前接秋而止耳謂當冬月必  
蒙蠲省又今自十月至今年接秋供餉艱窘  
滋甚其庚午年至今年四月晦已會應副軍  
糧十萬九千一百九十九碩六斛馬牛料四  
十三萬二千五碩六斛王京館供對使臣米

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一碩種子一萬五千碩  
其糧料斛碩委細數目具在別錄呈俵都表  
百姓早已飢困惟是前數恐不能接秋况復  
添乎且一月三斛不爲不足但以珍島旣破  
後多獲人物爲其畜養有是請耳嘗蒙聖慈  
令輸東真料米七千碩添助糧料感荷殊深  
遣人往審輸來道塗遼遠險阻空曠無人海  
陸俱爲未便加以小邦馬牛寡少凡所輸中  
外糧餉人自負戴則其往東真輸致甚難今

此困窮情狀不得預奏而設有後責何辭以對四海既爲一家則上朝軍馬洎茲土百姓皆一皇帝之人民安有逋逃耶伏望念可哀之狀推同視之仁許從便近以轉糧倘紓民困當與予遺而延喘求沐聖恩 五月戊午朔以大將軍曹子一爲慶尚道安撫代朱悅庚申雨 辛酉全羅道按察使報三別抄寇大浦掠漕船十三艘 乙丑設金經道場于本闕以禳星變 慶尚道按察使執送耽

羅賊謀二人 丙寅琴熏還自濟州熏初過楸子島賊徒殺熏從者又拘留電吏濟州賊奪熏大船給小船遣還殊無降意 庚午世子遣使諸道各三人巡視兵糧所出田疇甲戌設消災道場于本闕 丁丑三別抄焚掠耽津縣 甲申遣閣門副使琴熏如元上表曰至仁釋罪幸開宥於自新逋賊執迷猶肆驕而不服前次承都省奏奉聖旨降宣差遣濟州招諭使閣門副使琴熏散貧李貞以



高麗史卷二十一  
四月十五日登船發去值逆風退泊甫麻島  
逆賊金希就吳仁鳳田祐等船四隻來奪其  
船盡執人物移載于爾船收孽招諭文字往  
告于濟州金通精而希就等將琴熏等遂至  
楸子島留著看守既得迴報希就等與琴熏  
等嫚罵曰爾等嘗遣人珍島誘我緩其心引  
大軍攻破惟是父母妻子人情最愛重悉已  
驅掠而去茲乃我輩怨入骨髓者也今又欲  
盡滅吾屬而來誘則爾等固當殄戮無遺然

若爾則今此事意誰當往告者茲用放爾因  
給朽毀小舠一隻老水手一名并招諭文字  
送還其一行內記官電吏梢工引海等四人  
皆殺之餘外水手十人亦欲殺之而牽去琴  
熏等盤桓島中而得水手之脫害者三人以  
前月二十九日還來即令上朝陳奏向件事  
由伏望俯收採聽優賜矜從分委戎兵倘借  
赫威而致罰克清頑種庶令遺噍以聊生  
六月戊子王如奉恩寺 全羅道指揮使報

三別抄賊船六艘過安行梁而上京城洵懼  
辛丑王微行受菩薩戒 壬子遣郎將李  
有庇如元上表曰力微除害實慚奉職之無  
能仁篤救危唯恃銜恩之有自茲忘嫌於煩  
黷敢貢懇以籲呼伏念蚤幸觀光方叨賜履  
但有濟州逆賊是年三月四月侵掠于會寧  
海際海南等三縣之浦淑奪諸州縣漕船又  
於五月會寧耽津兩縣大肆驅掠而去凡前  
後所攘奪船二十隻穀米三千二百餘碩殺

害十二人驅去二十四人今有盧孝悌者嘗  
附于逆賊是月十四日逃出來告云逆賊以  
船十一隻分載兵三百九十人謀取慶尚全  
羅道漕船且欲攻破泓海州縣以故泓海州  
縣騷動難安如向表奏慮將侵擾全羅州道  
戰艦造成役乞令金州住在上朝軍馬分遣  
防禦抑小邦兵卒弓箭甲牟悉曾見收士多  
伎手裸身深為未便伏望威先攻昧德尚固  
存減慶尚道之官軍二千分全羅州以騎士

數百不止衛乎造舟之地抑令防諸沿海之  
方亟頒堅銳於我師終許盪清於爾寇別楮  
云臣兢惶隕越謹重奏言臣竊有開啓事段  
具呈于後伏望聖慈咸賜俞允一東寧府前  
次經略司分遣不多軍馬而支應糧料始自  
今年正月至于三月十七日而止曾稟聖旨  
諭以一体供億故留在鳳州軍五百餘人糧  
料乞令東寧府應副而未蒙憐察反使王京  
供億其得能辦甚爲未便乞依聖旨卒令東

寧府添助一盬州海州等處種田軍年前既  
入處百姓家戶而經冬春月並當出歸農所  
而便不離家戶者多矣實百姓所闕望乞令  
皆就農所造家出住毋甚煩擾一有自濟州  
出來者高允大等六人年前九月初到于追  
討使金方慶戲下而欣薦官人累度傳諭令  
發遣屯所然時方招諭濟州人而順命出來  
者輒見繫於軍中則彼人聞知其謂如何乞  
令禁約一會稟聖旨官軍供給限以接秋而

農牛農器種子等事早悉庀了分付種田司  
趁時耕播今則大小麥已收而禾穀向熟穉  
者不過八月其接秋糧餉當限何月乞降綸  
音 乙卯遣將軍羅裕將募兵一千五百五  
十餘人討三別抄于全羅道時賊旣入濟州  
萊內外城恃其險固日益猖蹶常出擄掠濱  
海蕭然 秋七月甲子倭船到金州慶尚道  
按撫使曹子一恐交通事覺獲譴于元密令  
還國洪茶丘聞之嚴鞫子一馳聞于帝 己

卯遣大將軍金伯鈞如元賀節日 八月丙  
戌朔日食 元遣侍衛親軍千戶王岑與茶  
丘議征取耽羅之策茶丘表陳金通精之黨  
多在王京可使招之招而不從擊之未晚帝  
從之茶丘乃遣通精之姪郎將金贊李邵賊  
將吳仁節族桓文伯等五人使往諭之通精  
等不從留金贊餘皆殺之 壬申三別抄掠  
奪全羅道貢米八百石 丁酉義州副使金  
孝巨等二十二人還自元帝以我出陸皆放

之 辛丑設消災道場于本關 庚戌大府  
注簿姜渭贊文習圭等以大府虛竭不堪徵  
貴祝髮而逃 九月甲子宴達魯花赤李益  
及馬絳 丙寅李益托遊禪源杜入江華覘  
虛實 戊辰中道按察使報三別抄寇孤瀾  
島焚戰艦六艘殺船匠執造船官洪州副使  
李行儉及結城藍浦監務而去 巳巳幸王  
輪寺 遣近仗將校于中道探候賊變 庚  
辰賜金滉等及第 冬十月癸巳樞密院副

使洪文系辭職以邊胤代之 甲午移御堤  
上宮設百座道場 乙未地震 巳亥洪茶  
兵殺曹子一 庚戌幸堤上宮設金經道場  
辛亥盜竊典牧庫銀十八斤 十一月巳  
巳三別抄寇安南都護府執府使孔愉及其  
妻以去 多者大王使者來乙亥王宴使者  
贈白銀芋布 三別抄又寇合浦焚戰艦二  
十艘執蒙古烽卒四人而去 戊寅遣中書  
舍人權坦如元賀正 三別抄寇巨濟縣焚

兵  
抄

於  
抄

戰艦三艘執縣令而去賊船又來泊靈興島  
橫行近境王請五十騎于元帥忻都宿衛宮  
禁 十二月壬辰元遣李樞與蒙古二人來  
索宮室材木 甲午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乙未元以攻討濟州詔王發軍六千水手三  
千 己亥分遣抄軍別監于諸道 庚子洪  
茶立自南道來遂如元王慰遣之 辛丑命  
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點兵 丁  
未世子諶如元 庚戌以宋松禮為忠清道

癸酉

指揮使 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  
十四年春正月己未遣使于慶尚道督造戰  
艦 庚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方慶判追  
討事樞密副使邊胤為使 壬戌元使來王  
迎詔于宣義門其文用新制蒙古字人無識  
者使者云因林惟幹所奏求火熊皮也 癸  
亥遣帶方侯澂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謝許  
世子婚 甲子以元傅張佶並為中書侍郎  
平章事金鍊知門下省事尹君正守司空

四二〇  
司空

高麗史卷之二十七

戰艦三艘執縣令而去賊船又來泊靈興島  
橫行近境王請五十騎于元帥忻都宿衛宮  
禁 十二月壬辰元遣李樞與蒙古二人來  
索宮室材木 甲午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乙未元以攻討濟州詔王發軍六千水手三  
千 己亥分遣抄軍別監于諸道 庚子洪  
茶立自南道來遂如元王慰遣之 辛丑命  
樞密院副使宋松禮上將軍徐裕點兵 丁  
未世子諶如元 庚戌以宋松禮為忠清道

癸酉

指揮使 元復遣趙良弼如日本招諭  
十四年春正月己未遣使于慶尚道督造戰  
艦 庚申以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方慶判追  
討事樞密副使邊胤為使 壬戌元使來王  
迎詔于宣義門其文用新制蒙古字人無識  
者使者云因林惟幹所奏求火熊皮也 癸  
亥遣帶方侯澂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謝許  
世子婚 甲子以元傅張佶並為中書侍郎  
平章事金鍊知門下省事尹君正守司空

四二〇  
司空

高麗史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丙子全羅道防護將軍文景秀報賊船十艘  
侵樂安郡 壬午馬絳與大將軍宋玠巡視  
近道戰艦 三別抄寇合浦焚戰艦三十二  
艘擒殺蒙古兵十餘人 彗星見于東方  
二月乙酉黃鳳州經略使差人賈元詔來令  
僧徒出迎其詔云禁軍士搔擾僧舍損毀經  
像使之安心作法 丁亥置寺院造成別監  
已丑洪茶丘還自元與達魯花赤李益及  
馬絳等詣闕議出軍 壬辰遣水路監船使

率戰艦南下 丙申忻都劉統領萬戶鄭溫  
朴古大等來自益州屯所傳詔二通一以忻  
都等領軍討耽羅一禁官軍擅奪良家女爲  
婢又聽自制兵仗從王請也 丁酉燃燈王  
如奉恩寺以國家多故除伎會但於寺門外  
設燈 庚子內莊宅告置闕御飯米一夕  
癸卯中軍行營兵馬元師金方慶率精騎八  
百隨忻都等討三別抄于耽羅王授鉞遣之  
辛亥李益禁左倉頒祿王曰左倉陪臣俸



高麗史卷之二十一  
祿所在非官人所知吾將奏于帝益乃止  
癸丑以大將軍金伯鈞爲慶尚道水路防護  
使判閣門事李信孫爲忠清道防護使以  
簽書樞密院事許珙爲蔚陵島所木使伴李  
樞以行王奏請罷蔚陵所木減洪茶立麾下  
五百人衣服平三別抄後濟州人物勿令出  
陸依舊安業帝皆從之三月辛酉李益以  
西海道戰艦多敗沒因按察使禹天錫庚  
午馬絳還以大將軍宋玠伴行皇后嘗求見

洛山寺觀音如意珠使玠獻之 癸酉元帥  
金方慶報賊入耽羅縣殺防守散負鄭國甫  
等十五人擒郎將具且等十一人 趙良弼  
如日本至大宰府不得入國都而還乙亥王  
引見勞問贖白銀三斤苧布十匹達魯花赤  
李益亦贈以物良弼曰此汝侵割高麗而得  
也不受而去 己卯西海道戰艦二十艘至  
伽耶召島遇大風敗沒南京判官任恂仁州  
副使李奭錄事裴淑及蒿工水手等一百十

高麗文卷二十七 三十一  
五人溺死慶尚道戰艦二十七艘亦敗沒  
壬午元使來索御床材香樟木 夏四月癸  
未朔元帥金方慶奏曰忻都令曰征討軍糧  
必使足支三月如充此數須以全羅州祿轉  
補之王問計於宰樞皆曰出都以來諸道漕  
穀皆耗倉庫虛竭經略司及諸般供億尚不  
能支請以慶尚道庚午辛未兩年租稅輸助  
軍糧全羅州壬申年祿轉悉令上納從之  
戊子隕霜 甲午親醮三界于本闕 丙申

王以天文屢變設消災道場於本闕命放囚  
戊戌雨雹 丙午幸賢聖寺集五教兩宗  
僧徒設道場於男山宮以祈平賊 庚戌金  
方慶與忻都茶立等以全羅道一百六十艘  
水陸兵一萬餘人至耽羅與賊戰殺獲甚衆  
賊衆大潰斬金元允等六人分處降者一千  
三百餘人于諸船其元住耽羅者按堵如故  
於是賊悉平使將軍宋甫演等留鎮而還  
五月戊午親醮十一曜于本闕 庚午親設

消災道場三日 壬申元冊封皇后太子遣使頒詔 乙亥金方慶遣其子綬及祗侯金城別將俞甫等來告捷群臣表賀平賊 己卯命判事朱悅伴元使採金于南方 庚辰以光州無等山神陰助討賊命禮司加封爵號春秋致祭 六月壬午朔遣大將軍金綬如元告平耽羅賊表曰海寇方熾縣國病以彌留王師所臨仗天威而盡盪伏念專沐至仁出居舊壤顧因逆種嘗曷構亂以肆驕顛

侯侯力

及嚴宸至許興亡而伐罪雖巨魁敗散於珍島迺餘種逃奔於七羅何期睿意之憐察更遣官軍而殄殲然萬里水程之險艱勢難輕涉故三軍木道之征進慮或何如五月二十四日金方慶牒報云四月二十八日大軍既入濟州處置逆徒而一境底平則此益仰賴皇靈奉承天祐戰艦得順風而前歷頑民如槁葉以掃除捷報亟傳輿情舉喜而臣克清大慙感聖德之遐覃永保殘區洎遺黎而更

活一心効職萬壽爲期 癸未王如奉恩寺  
甲申安南副使孔愉洪州副使李行儉自  
賊中還王引見慰諭 丁酉元帥金方慶凱  
還王慰諭甚渥手執紅鞵一腰賜之大宴將  
士 戊戌忻都將入京王使大將軍朴成大  
迎勞于郊忻都怒酒薄困辱成大不入京遂  
還元 閏月丙辰耽羅留鎮將軍宋甫演得  
賊魁金通精屍以聞又搜捕賊將金革正李  
奇等七十餘人送于茶立皆殺之 元置達

魯花赤于耽羅 己未遣順安侯棕同知樞  
密院事宋松禮如元賀冊封 庚申大雨傷  
稼 癸亥王下旨都兵馬使及省臺曰中軍  
元帥金方慶兵馬使邊胤能誅除兇渠功烈  
殊異褒賞之典速議以聞其他將士軍卒科  
賞條件亦以論啓是日以金方慶爲侍中邊  
胤判樞密金錫爲上將軍知御史臺事羅裕  
宋甫演各爲大將軍 戊辰茶立自南道還  
秋七月乙未侍中金方慶被召如元帝賜

金鞍絲服金銀 庚子遣上將軍金佖如元  
賀節日 八月甲子副達魯花赤焦天翼以  
秩滿將還享王子堤上宮 丙子幸賢聖寺  
丁丑元命收別庫田租以充兵糧王遣使  
諸道收之 九月辛巳焦天翼還元玉餞于  
迎賓館 中書侍郎平章事張佖卒 冬十  
月癸丑遣別將金鎰賚世子盤纏銀二百五  
十斤如元 太白晝見 巳未賜鄭賢佐等  
及第 甲子設消災道場于內殿 辛未傳

旨曰向者討耽羅京外別抄亡命者甚多不  
可不懲故曾以罪狀輕重徵銀收其田丁今  
國家多難天文屢變欲修德弭災其已徵白  
銀外其所收田丁悉令還之 戊寅以俞千  
遇爲中書侍郎平章事 十一月巳卯朔元  
中書省移文達魯花赤殺于琰 甲申醮十  
一曜于內殿 巳亥遣小府少監李義孫郎  
將呂文就如元賀正 十二月壬子醮三清  
于內殿 乙卯設金經道場于內殿 庚申

下制曰今屬兵糧之田元是諸宮寺院所屬及兩班軍閑人之世傳而為權臣所取者也己巳年辨正都監推辨不究或有給非其主由是怨者頗多其兵糧都監詳考兩造文案公正以決 辛酉元遣搏虎人九名牽犬一百來驅群犬逐虎犬多被害終不獲曰高麗之虎不可用犬乃還 甲子遣使諸道與元使審檢兵糧 乙丑以國家多故除明年燃燈 癸酉達魯花赤以中書省牒往東界及

戊申

慶尚道求蜃樓脂蜃樓脂鯨魚油也 丙子新達魯花赤來王出迎于宣義門外 丁丑大宴于內殿 十五年春正月元遣總管察忽監造戰艦三百艘其工匠役徒一切物件全委本國應副於是以前下侍中金方慶為東南道都督使元又以昭勇大將軍洪茶丘為監督造船官軍民總管茶丘約以正月十五日興役催督甚嚴王以樞密院副使許珙為全州道都指

總編

高麗文獻三十 四十三  
揮使右僕射洪祿道爲羅州道指揮使又遣  
大將軍羅裕於金羅道金伯鈞於慶尚道朴  
保於東界國子司業潘阜於西海道將軍任  
愷於交州道各爲部夫使徵集工匠役徒三  
萬五百餘名起赴造船所是時驛騎絡繹廢  
務煩劇期限急迫疾如雷電民甚苦之 二  
月甲子遣別將李仁如元上書中書省曰今  
年正月初二日陪臣門下侍中金方慶費到  
省旨云大船三百隻令就金羅耽羅兩處打

造又正月初六日到洪茶丘劄子其所須工  
匠人契及材木等物件分委陪臣許珙洪祿  
適往各道備辦續遣金方慶督之但以事巨  
力微恐不能辦竊念小邦軍民元來無別並  
令赴役儻延旬月其如農何然力所可及敢  
不殫竭自正月十五日始役其工匠人契三  
萬五百名計人一日三時糧比及三朔合支  
三萬四千三百一十二碩五斗又正月十九  
日奉省旨云忻都官人所管軍四千五百人

高麗史卷之二十一  
至金州行糧一千五百七十碩又屯住處糧  
料及造船監督洪總管軍五百人行糧八十  
五碩亦令應副又濟州留守官軍并小邦卒  
一千四百人七箇月糧料已支訖計二千九  
百四碩及羅州落後粵魯闊端赤軍糧八千  
碩馬料一千三百二十五碩悉令小邦支給  
又於至元十年十二月奉省旨濟州百姓一  
萬二百二十三人悉行供給又比來軍馬糧  
料無可營辦凡斂官民者無算又年前營造

戰艦至四月大軍入耽羅討賊至五月晦還  
故百姓未得趁時耕作秋無收穫又斂官民  
始應副造船契匠及屯住經行軍馬與濟州  
百姓等糧料計四萬餘碩續有以後金州全  
州羅州屯住軍并濟州軍民糧料供給實難  
又奉省旨令小邦應副鳳州屯田軍各月不  
敷糧二千四十七碩牛糧一千一碩七斗然  
此種田軍其農牛農器種子至乃初年接秋  
糧及至元九年不敷糧已曾支足又前年未



稼未曾水損虫傷而妄托此言冒受省旨又  
今供給不敢違忤如此飾辭申達歲令供給  
罔有期限將無柰何茲實憫焉乞皆蠲免以  
惠遠人 三月丙戌元遣經略司王總管來  
命發軍五千助征日本時全羅州道造船役  
徒三萬五百餘名洪茶立所領監造軍供給  
不足輸東京晉州道內癸酉年祿轉與之王  
憲徭役之煩轉輸之弊有防農務遣上將軍  
李汾禧往說茶立請令分半歸農茶立頗然

此字不明  
飛字不明

之每二船留雙丁五十人其餘單丁悉放歸  
農 壬寅元遣蠻子媒聘使肖郁來中書省  
牒云南宋襄陽府生券軍人求娶妻室故差  
委宣使肖郁押官絹一千六百四十段前去  
下高麗國令有司差官一同求娶施行肖郁  
令選無夫婦女一百四十名督之甚急於是  
置結昏都監自是至秋窮搜閭井獨女逆賊  
之妻僧人之女僅盈其數怨咨大興例給一  
女資粧絹十二匹分與蠻子蠻子即率北還

哭聲震天觀者莫不悽啼 丙午幸王輪寺  
夏四月戊申幸普濟寺 己酉元遣完顏  
阿海漕運米二萬碩來助軍糧去年以民飢  
告糴于元帝命運東京米以賑之水路阻遠  
至是乃來 丙辰幸賢聖寺 元遣汝龍于  
思賈絹三萬三千一百五十四匹來賀軍糧  
王即置官絹都監分給京外大小人民王京  
四千五十四匹忠清道四千匹慶尚道二萬  
匹全羅道五千匹以布之每絹一匹直米十

二斗 甲子遣諫議大夫郭汝弼如元上表  
曰小邦地褊人稀兵農無別加以凋殘已甚  
故往者耽羅赴征兵卒蒿師今又悉赴造船  
之役今東征兵卒稍工亦當就向伴役契而  
調出耳洪茶丘移書金方慶云船三百隻相  
工水手一萬五千人預先備之其數甚多豈  
可止用小邦人而足矣元來所管濟州東寧  
府北界諸城人與夫西海道避役亡在東寧  
府者皆能習水又工把船乞令并刷補之又

自庚午年以來至今五年供軍糧餉早曾乏絕今此造船契匠及監造官等三萬五百人種田軍洪總管軍濟州留守軍等糧米專取兩班祿俸及諸賦稅尚未克給又歛中外官民而罄竭無餘特蒙聖慈漕運二萬碩米以補軍食與國感戴又蒙聖恩優賜糧價絹匹報謝無階然以累次征役中外公私既竭又因造船農務失時貨絹峙糧恐不如意五月庚辰賜朱錠等及第丙戌世子諱尚帝

女忽都魯揭里迷失公主 己丑元征東兵萬五千人來 壬辰去本闕醮十一曜禱雨丙申命知樞密院事宋松禮樞密院副使奇蘊鷹揚軍上將軍金光遠加僉征東軍庚子元遣使詔勸課農桑儲峙軍糧仍命洪茶丘提點農事 六月己酉王不豫大赦境內除不忠不孝外死罪皆宥之 辛酉遣大將軍羅裕如元上中書省書曰今年正月三日伏蒙朝旨打造大船三百艘即行措置遣

樞密院副使許珙於全州道邊山左僕射洪  
祿適於羅州道天冠山備材又以侍中金方  
慶爲都督使管下負將亦皆精棟所須契匠  
物件並於中外差委催督應副越正月十五  
日聚齊十六日起役至五月晦告畢舩大小  
并九百隻造訖合用物件亦皆圓備令三品  
官能幹者分管迴泊已向金州伏望諸相國  
善爲敷奏 癸亥王薨于堤上宮在位十五  
年壽五十六遺詔曰朕以涼德叨守宗祧十

棟  
棟

有五年迺緣負重邁疾彌留未堪持守曰惟  
大寶不可暫虛惟予元子元良之德蔚於人  
望睿哲之性稟自天成今在上朝未獲親命  
凡爾臣民聽受嗣王之命無墜前寧之烈易  
月之服三日而除山陵制度務從儉約藩鎮  
州牧毋得越疆遵奉朝廷哀制至於科舉婚  
姻一切如舊咨爾輔相大臣越厥庶士無以  
死傷生一乃心力保定邦家又上遺表于元  
且言世子謹孝謹可付後事甲子百官上謚

曰順孝廟號元宗 九月乙酉葬韶陵 忠  
宣王二年七月乙未元贈謚忠敬  
史臣贊曰元宗之爲世子也權臣專權恣行  
不義畏上國討罪不樂內附蒙古之兵連年  
壓境中外騷然王承父王之命親朝上國摧  
伏權臣跋扈之志遂使疽背而死又阿里孛  
哥以憲宗嫡子阻兵上都世皇以藩王在梁  
楚之郊而乃能識天命民心之去就舍近之  
遠世皇嘉之至以公主歸于王子自是世結

舅甥之好使東方之民享百年昇平之樂亦  
可尚也但其三別抄內叛侵掠州郡元遣將  
帥求索無已是宜宵旰圖治之日也顧乃溺  
於宴安以致媵嬖蠱其心志閹人專其出納  
惜哉

世家卷第二十七

